

芥川龙之介文学全景的伦理研究：以其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关系为例

An Ethical Study on Panopticism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Its Relationship to Japanese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陈丁颺颺 (Chending Siyang) 波瀾刚 (Namigata Tsuyoshi)

内容摘要：一直以来，学界重视芥川龙之介文学的技巧性及其美感，将芥川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彻底对立起来，忽视了二者之间不即不离的相互关系。通过对芥川文学中的自然文学表述进行数据整理，可以发现芥川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从感性批判到理性批判、再到批判性承认的态度变化。芥川文学追求“真善美”三者的结合，也正是立足于对自然主义文学愈发客观、深入的理解和批判。他批评自然主义文学以有伤风化之耻为荣，赞扬大正新兴文学更加重视作品的伦理性和道德性。这也体现在他推崇以国木田独步和正宗白鸟为首的部分自然主义作家，并强调他们合乎人本主义和伦理道德的文学理念上。以日本自然主义为参照对象，可以从成立的根源上审视芥川文学的整体方向，明确芥川文学对自然主义忽视伦理道德的批判和对文学教诲功能的重视。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日本文学；自然主义；伦理价值；道德教诲

作者简介：陈丁颺颺，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大学院地球统合社会科学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波瀾刚，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n Ethical Study on Panopticism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Its Relationship to Japanese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Abstract: All along, academics have emphasized the skillfulness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literature and its aesthetics, completely opposing Akutagawa's literature to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and ignoring the immanent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by organizing the data on the expressions of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in

Akutagawa's literature, it is possible to find that his attitude toward Japanese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changed from sensual criticism to rational criticism, and to critical recognition. His pursui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s also based on an increasingly object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on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He criticized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for taking pride in its shamefulness, and praised emerging literature for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ethical and moral nature of its works. This is also reflected in his admiration for some of the naturalist writers, like Doppo Kunikida and Hakuchou Masamune, and his emphasis on their humanistic and ethical approach to writing. Taking Japanese naturalism as a reference object,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Akutagawa's literature can be examined from its founding roots, and its creative philosophy which criticizes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that flouts ethics and morals and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can be clarified.

Keywords: Ryunosuke Akutagawa; Japanese literature;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moral value; moral teaching

Authors: **Chending Siyang** is Ph.D. Candidate at Graduate School of Integrated Sciences for Global Society,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8190395, Japan).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chendingsiyang@outlook.com). **Namigata Tsuyoshi**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8190395, Japan).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field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tnamigata@scs.kyushu-u.ac.jp).

一、引言

正如“艺术至上主义”、“为人生服务的艺术”、“新思潮派·新技巧派”等标签所示，芥川龙之介（Ryunosuke Akutagawa，下简称芥川）的文学推崇技巧性和文学表达美感，追求题材的新颖和趣味性。日本学术界的芥川文学研究大多立足上述观点，有关其文学伦理方面的研究常被放在次要位置。“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价值通过文学的教诲功能体现”（聂珍钊 248）。在文学研究中忽视伦理道德的存在，无疑是不符合文学本质的。¹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对芥川文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运用已初见成效。但这部分研究的对象目前依然集中在《罗生门》（『羅生門』，1915）《杜子春》（『杜子春』，1920）等名篇上，研究方法也多局限于对个别作品文本的微观性讨论。要宏观式理解芥川文学，就必须以其整体为架构，考察他的文学倾向和文学理念。

解析芥川的文学倾向和理念，首先需要了解他对何种文学进行批判，又

1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5。

对何种文学表示肯定。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是最受芥川批判的文学流派。无论文学观还是文学题材，日本自然主义都与芥川的文学主张完全对立。例如日本学者菊地弘（Hiroshi Kikuchi）就认为，芥川以虚构为主题的小说形式是对自然主义文学观、人生观的修正，亦是对自然主义的严正抗议。¹而从另一方面看，芥川文学重视文学作品技巧性及美感，也正是与日本自然主义确立的近代小说基础（“真”）及后续产生的诸多问题息息相关。因此，讨论芥川文学中的文学伦理表达时，以日本自然主义为参照对象，可以从芥川文学成立的根源上审视其整体倾向。为了明确芥川文学中出现的“自然主义”概念，整体性梳理芥川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关系，本文对芥川文学文本中的自然文学表述进行了数据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结合数据定量研究，分析芥川文学文本中自然文学表述的倾向变化，集中探讨芥川对活跃在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的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态度。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解析芥川文学，可以发现芥川文学的基本姿态是否认一味追求性欲的低俗文学，强调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

二、芥川文学中的“自然主义”

日本自然主义自诞生起，内部就存在着思想上的混乱。²自然主义评论家岛村抱月（Hogetsu Shimamura）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初期就指出，“自然主义”这一便利性的称呼只是对明治末期新文学思潮的大致概括。³到大正时期，日本自然主义派分化愈加严重，例如自然主义派评论家加藤朝鸟（Asatori Kato）等人对田山花袋（Katai Tayama）文学的彻底批判。因此，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概念和时期划分等至今尚无准确定义，目前其系统性研究依然大致停留在20世纪60-70年代研究框架内。⁴鉴于自然主义定义的模糊性，芥川笔下的“自然主义”只能通过他本人的自然主义表述来进行梳理和提炼。

芥川的全部作品（包含书信、草稿、笔记、断片等）中，直接出现“自然主义”、“naturism”、“自然派”等字句的作品共计44篇⁵。自1913起至1927年，除1926年外，每年均有相关用例。其中只涉及西方自然主义和广义自然主义的用法各有7篇，约只占整体的16%。而单指日本自然主义的用法却达到36篇⁶，占整体的约82%。据此推断，芥川文学中出现的自然主义表述以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为主，带有倾向性的自然主义表述也大多与日本自然主义

1 参见 菊地弘：「芥川文学作家論事典 自然主義」，『芥川龍之介必携』，三好行雄编，東京：学燈社，1981年，第29页。

2 参见 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義論』，東京：八木書店，1970年，第4页。

3 参见 岛村抱月：『抱月全集』第二卷，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年，第57-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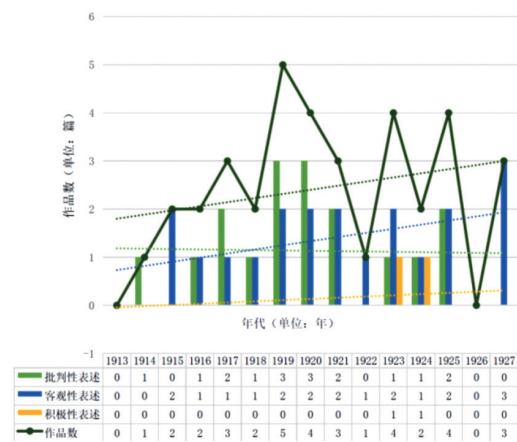
4 参见 吉田精一：『自然主義の研究』，東京：東京堂，1955-1958年；片岡良一：『自然主義研究』，『片岡良一著作集』第七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

5 不包含含评会等多人参与形式的文本中，芥川以外作家的自然主义相关发言。

6 因部分作品中同时出现多种用法，计数时采取重复计算，故三者之和大于43。

文学有关。¹根据“论及自然主义时代，那是砚友社时代告一段落之后的时代”（4：80）“自然主义以后的时代——我的高中、大学时代”（4：100）²等相关表述，芥川文学中提及的“自然主义”主要指白桦派出现之前（1912年前）的自然主义文学，也就是“分化期自然主义”（片冈 19）之前的日本自然主义运动。1912年后的所谓“分化期自然主义”虽然在源流上与自然主义运动有关联，但写作风格上与自然主义运动有很大不同。《大正九年度的文艺界》（『大正九年の文艺界』，1920）中芥川将“新早稻田派”等后自然主义作家与自然主义放在不同章节内予以介绍，足以说明他没有把分化期自然主义放在传统自然主义的框架中理解，因二者应分开考察。此外，芥川作品中的日本自然主义多指代“自然主义”这一文坛势力，鲜有对描写方法和理论等自然主义文学本身的具体探讨。可以说，芥川比起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评判自然主义文学，更多倾向于从文坛流派的角度去审视自然主义文学在当下的定位和与他自身的距离。

若以“批判性”“客观性”“积极性”为关键词，对包含单指日本自然文学用法的作品共36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则其随年代变化呈现出如下倾向。³



表一 芥川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表述倾向及变动趋势

表一数据可知，含有消极表述和客观表述的作品各为17和20篇，约占

1 下文中的日本自然主义均以“自然主义”指代，不再一一说明。
2 本文中芥川文学作品的引文均来自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郑民钦、魏大海、侯为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以下只以“卷号：页码”的形式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除此之外的日文文献均为笔者译。
3 此处评价的是包含“自然主义”在内的文章或句子整体的倾向，而非“自然主义”一词本身在文章中表达的倾向。统计时，单从上下文不易推断倾向的字句，则通过文中其他现有信息（例如相关作品或杂志的流派等）进行综合判断。另外，为了便于统计，年代划分以12月31日为界，作品年代均以出版年或最初出版年（含推测出版年）为准。同一作品中出现多种用法时采取重复计算。

整体的47%和56%。根据线性图走势可得知,消极性表述的总体倾向为逐年减少,而客观性表述和积极性表述则不断增加。其中客观表述的增长率最高,1918年后其线性上升率已同比超过消极表述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单从直接提及“自然主义”一词作品的倾向来看,芥川对自然主义的表述不仅不符合“与自然主义完全对立”的传统认知,甚至呈现出客观、积极评价多于消极评价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芥川对自然主义的客观表述多为文艺史相关,例如对文艺史的客观描述,或是将自然主义作为划分文艺时代的标识。较之消极表述,言及自然主义文学本身的客观表述比例仅占客观表述整体的约20%,且多集中于芥川中、晚年的文学中。因此,正如他直言不讳“我常把自然主义的坏话挂在嘴边”(4: 100),芥川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确实是消极的。但即便如此,消极表述逐年减少,客观表述和积极表述逐年增加的趋势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说明了芥川对自然主义文学言论总体上的批判性态度不等同于一味否定,客观性表述的相对性增长依然是芥川自然主义表述的重要特征之一。

按照表一的变化趋势,可以把芥川的自然主义表述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从1914年至1918年左右。前半期的批判性表述和客观性表述呈现隔年出现的趋势,而后半期则表现为二者数量较为持平,批判性表述相对较多。此阶段涉及作品10篇,平均到每年只有2篇,较之其他阶段总数量偏少。这一阶段,芥川已经开始对自然主义文学表现出批判的姿态,例如在《山药粥》(『芋粥』,1916)中称自然派为“有闲之人”(1: 70)和在1917年1月19日给松冈让(Yuzuru Matsuoka)的书信中对田山花袋的嘲讽(5: 113)。¹同时,部分作品中也采用了与自然主义一脉相承的主题,例如初期小说中的厌世主义和幻灭等要素。总体来说,在1918年之前,芥川的自然主义表述中存在对自然主义的厌恶,也存在“对自然主义文学诸多问题点的品种改良”(松本 177)。两种自然主义观既是共存关系又是对抗关系。

第二,从1919年至1921年左右。这三年中,含自然主义表述的作品共计12篇,为阶段1的1.6倍,平均到每年为4篇。此外,批判性自然主义表述明显多于客观性表述,充分体现出本阶段芥川对自然主义文学现状的关注和对自然主义的明确否定。但与此同时,随着曾经执掌霸权的自然主义文学逐渐失去统治,新文学开始代替旧文学,文坛出现了一波讨论文艺改朝换代的潮流,这成为他的非批判性表述逐渐增多的客观原因。《大正九年度的文艺界》等文中,芥川指出文坛由自然主义到耽美主义、人道主义,再到大正新文学主导的变化趋势,并提到“与整个文坛自然主义一同天下的过去相比。简直就是一幅缩小了的图画——一种由火葬场转移到舞厅的景象”(4: 60),展现出他对文坛史敏锐的洞察力。作为新文学流派的代表,芥川深知必须向文坛明确展示他的文学基调,而重新审视自然主义文学的地位自然是梳理他自

1 魏大海等译《芥川龙之介全集》中的记述为“一月十八日自镰仓致松冈让”。

身文学定位的必要手段。在这一背景下，他对自然主义的否定也从感性式的厌恶转向较为客观的评价。

第三，从1922年至1927年左右。本阶段的年平均作品数约为2.3篇，且客观和积极性表述的总和（11篇）约为批判性表述（4篇）的3倍。较之其他阶段，批判性表述的占比大幅下降为本时期最大的特征。例如芥川在声明自己“常说自然主义坏话”的同时，也承认自然的功绩“使得我们今日的批判精神觉醒”（4: 100），展现出前两阶段中未有过的自然主义肯定。针对在前两阶段中进行过尖锐批判的一些自然主义作家，他也做出了更为理性的评判。另外，芥川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也从抽象化变得具体化、清晰化。他明确指出“自然主义文学把人类写得过于下贱”（4: 104），集中批评了“毫不忌讳描写人类在道德上感到的‘丑陋’”（岛村 77）的自然主义文学。不难看出，芥川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厌恶，逐渐具象为批判自然主义藐视伦理道德和以性欲描写为目的的创作基调。这也符合芥川为自己的文学所定下的方向，即文学的“真善美”之统一。

《大正八年度的文学界》（『大正八年度の文芸界』，1919）中，芥川提出新兴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于“真善美”的融合。“真善美”三者缺一不可的文学理念，针对的正是自然主义唯“真”至上，非“真”即非文学的主张。日本自然主义运动成功使“真”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基础，芥川也承认“真”在文学中的价值。但自然主义过度肯定“真”，忽略“善”和“美”，必然使文学创作陷入无聊和恶俗。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标榜“无技巧，无理想，无解决”“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平面描写”等文学价值观，主张文学应脱离浮华的辞藻（即“美”），直接表达出人类最真实的情感。为了追求故事的“真”，自然主义文学多取材于作家的“身边杂事”，导致自然主义作家们变得“只会写自己平庸空虚的日常生活”（正宗，「芥川氏の文学を評す」115）。这使得之后的自然主义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倾向于露骨地刻画丑恶本能尤其性欲的作品。他们“一味追求对底层人民心理的表达，只停留在对人类‘本能’和‘兽性’的肯定上”（永平 212）。针对自然主义文学局限于描写性冲动和性欲的特质，森鸥外也曾在1910年的小说《沉默之塔》（『沈黙の塔』）中给予过尖锐的嘲讽。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的本质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结合体，而兽性因子主要指人的原始性欲望和动物性本能，并体现为自由意志。¹一般而言，文学作品讨论如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淡化理性意志的作用，并将肯定人类的兽欲作为主张、表达个人意志的唯一手段。这明显是不符合文学伦理学本质的。部分后期自然主义作品甚至打着“真”的幌子，通过揭露自己或他人的私密来吸引读者的好奇心。这使得他们的创作目的愈发违背文学的教诲功能。“文学创作有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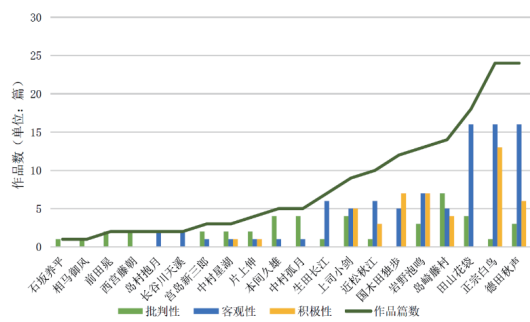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8.

和虚构的自由，但是不能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即文学创作应该有益道德而不能有伤风化”（聂珍钊 101）。教唆犯罪或损害道德的文学，无疑是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立场背道而驰的。芥川对文学的自我认知过程与他的自然主义理解客观化同时进行，这表明他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认识，其实就是对他自身的一种重新审视。他批判自然主义过犹不及的“真”使作品一味追求对卑贱人性和道德的描写，侧面体现出他重视文学的道德性，认为审美必须遵循伦理道德，遵循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念。

此外，虽然芥川总体否定自然主义的态度不容置喙，但从“也许是出于对日本自然主义小说厌烦的逆反心理”（4: 683）等描述中亦可窥见，他的文学生活不仅没有与自然主义完全割裂，甚至还将自然主义小说读到了“厌烦”。芥川的幼年时期正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天下，小说追求“真”的阅读习惯根源上说也来自于自然主义。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将自然主义的“真”作为耽美主义（“游荡文学”）追求“美”和人道主义（白桦派文学）追求“善”的出发点（4: 34-35）。总而言之，芥川不是否定自然主义的“真”，而是否定自然主义将“真”奉为绝对唯一价值，以缺失道德的文艺观错误引导文学创作的行为。

三、芥川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作家表述

从芥川的表述来看，他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基本限定在活跃于大正文学前一个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范围内。这批作家总体在文学理论上奉行自然主义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观，大部分在 1912 年以前已暂露头角。下表中罗列了芥川文学中提及的自然主义文学者及其出现频率和表述倾向，包括自然主义运动时期出发的作家和到大正时期为止的自然主义派评论家。¹此外，对于一部分在当时被看作自然派的作家，芥川反而没有将他们列入自然主义流派中。其中最典型的是永井荷风。芥川在作品中反复提到荷风文学中的美，并嘲笑日本的自然主义者将荷风看作自然主义作家的行为（4: 465），暗中讽刺了自然主义派对“自然主义”一词在定义上的模糊性。



表二 芥川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文学者表述出现频率及其偏向

1 数据整理规则与表一一致，不再重复说明。

表二中可以看出, 出现数多于10篇的作家为德田秋声、正宗白鸟 (Hakucho Masamune)、田山花袋、岛崎藤村 (Toson Shimazaki)、岩野泡鸣 (Homei Iwano)、国木田独步 (Doppo Kunikida)、近松秋江 (Shuko Chikamatsu)。其中针对田山花袋和岛崎藤村二人的评价明显偏向批判性, 而对国木田独步, 正宗白鸟, 德田秋声¹的态度则更加积极。此外, 芥川对大多数自然主义评论家的评价也不高。这可能与芥川“对文艺评论的不信任”(关口 234) 和他与几位自然派评论家的直接交锋等原因有关。

在芥川文学为数不多的日本自然主义作家论中, 对国木田独步, 正宗白鸟, 德田秋声几乎从始至终都是赞赏的态度。芥川认为他们的文学既具备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真实想法, 又具备文章表现力和技巧性, 同时也兼顾了伦理道德。例如他认为德田秋声的精神世界里“纵使存在俗世之苦, 地狱也没有燃起烈火”(4: 341), 肯定了秋声作品中展现出的生活力和人道主义关怀。此外, 他还指出“正宗白鸟的厌世主义与武者小路实笃的‘乐天主义’恰好形成了对比, 而且二者几乎都是合乎道德的”(4: 341)。可以看出, 芥川认为的日本自然主义大家, 无一例外都是集“真善美”于一身。其中, 对国木田独步和正宗白鸟两人, 芥川在晚年的文章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正宗白鸟被誉为正统派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作品整体格调灰暗, 带有强烈的厌世主义情绪。但白鸟没有因此便彻底失去了对人类和社会的希望。芥川的《续文艺的, 太文艺的》(『続文芸的な、余りに文芸的な』, 1927) 特意提到了白鸟的小说《死者与生者》(『死者生者』, 1916)。小说中的所有角色都是典型的底层民众。故事结局, 男主人清吉病重去世, 店铺也悄无声息地更换了名字, 是典型的自然主义式“无解决”“无理想”。但繁重的劳动和疾病的困扰, 没有使小说人物变得只能从性欲中获得抚慰, 或做出其他违背道德的行为。白鸟通过细致、生动地书写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特征, 展现出知识分子阶层日常所接触不到的、人民群众真实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实态, 且他的文学与部分自然主义文学不同, 极少直接描绘人类丑陋的性欲。同时, 一如芥川将《死者生者》与描写弱者幻灭的《芋粥》进行对比所暗示的那样, 他对白鸟文学中的道德书写和独特人文关怀的精准把握, 正是来源于他自身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和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国木田独步则是初期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他时常关注底层民众生活, 同情底层民众遭遇, 同时又对生活充满希望, 强调人应当有所抱负。芥川高度赞赏独步的作品书写出了作者“敏锐的头脑”和“温柔的心”(4: 366)。比起其他自然主义派, 独步文学更多直接立足于作者的内心情感, 也更真实、更深刻地体现出作家的个人特质。芥川对独步的推崇, 既是对独步文学的人文关怀和独步本人的伦理观的肯定, 亦是对文

1 提及德田秋声的文章中大约一半左右为私事(例如与秋声的侄子, 芥川的一高、大学同学冈荣一郎的交流等)。因此, 总体上有关秋声文学本身的作品篇数大约只与独步的篇数相同。

学的伦理艺术本质的肯定。

芥川对文学伦理道德表达的认可，同时也体现在对田山花袋和岛崎藤村的强烈批判中。芥川清楚地知道过度追求真实反而会导致文学伦理道德的低下，因而将“把人类写得过于下贱”作为日本自然主义的最大弊端。他反感田山花袋等人的恶俗描写，高度评价国木田独步的文学特质和人道主义，重视文学的道德价值即“善”。因此，在花袋的文学的主题逐渐从性欲转向对人生、自然的思考后，芥川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改善。关于岛崎藤村，芥川则在1919年的《大正八年度的文学界》中首次提及《新生》（『新生』，1918-1919），认为《新生》“虽然是叔姪之恋这样的大问题（……）主人公持有肯定态度的心情不能不说太自私了”（4: 38）。到了晚年，芥川更是将《新生》的主人公（以藤村本人为原型）称为“老奸巨猾和伪善的人”（2: 841），并直接写道“果真‘新生’了不成？”（4: 263）。联系《新生》的内容不难想象，芥川对藤村的厌恶源于《新生》中对“真善美”的践踏。藤村以“叔姪之恋这样的大问题”为绝佳题材进行创作，却丝毫不顾及与他发生关系的侄女会遭受社会的何种眼光。他多次在书中描写角色内心的痛苦和道德感上的煎熬，实际上事发后为了逃避责任，他抛下侄女只身去了法国。《新生》不仅在本质上违背了自然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更是违背了文学作品本应表达的“善”。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¹缺少“真”和“善”的文学即便在表达技巧上炉火纯青，本质上也是与伦理道德脱节的。芥川曾批判被旧道德神化的所谓烈子孝女故事是“故意掩盖人性”（4: 97），不是真实的“道德”。只有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伦理道德表达，才是真正的文学伦理道德书写。《新生》中所谓的“道德煎熬”只能是单纯“伪善”，是有悖伦理道德的。芥川对藤村和《新生》的否定，昭示出他对文学的伦理本质的深刻认知。

四、结语

通过整理芥川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表述，可以发现芥川既批判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也承认其进步意义的一面；同时，对不同的日本自然主义派作家，芥川也持不同的态度。总体来说，他借以批判或肯定某种文学的标准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这也构成了芥川文学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后期他频繁提及的几位自然主义作家均是“真善美”的完美体现。而这一标准成立的基础之一，正是自然主义提倡的文学之“真”。可以说，近代日本文学若没有自然主义的“真”，就不会出现追求“善”和“美”的风潮，自然也不会产生随后的“真善美”三者一体的倾向。因此，芥川文学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的产物，是对自然主义的“对抗式勾结”（松本177）。然而，自然主义将“真”作为唯一标准，几乎完全忽略了“美”和“善”的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存在。芥川认为文学不应该止于自然主义式的“真”或“暴露”，而是“真善美”三者的并驾齐驱。也就是说，他否定的对象并非自然主义的“真”，而是自然主义将“真”奉为绝对唯一的价值。“真实”固然是文学的一种属性，但当这种属性成为绝对性标准时，文学作为伦理产物的本质便会被掩盖。文学是道德的产物，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¹ 为了追求所谓的“真实”，不惜抛弃社会和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和道德准则，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坚决反对的。

Works Cited

-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魏大海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 [Akutagawa, Ryunosuke. *Complete Works of Ryunosuke Akutagawa*, translated by Wei Dahai et al. Jinan: Shandong Literature & Art Press, 2005.]
- ：『芥川龍之介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95-1998年。
- [—, *Complete Collection of Ryunosuke Akutagawa*.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1995-1998.]
- 片岡良一：『片岡良一著作集』第七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
- [Kataoka, Ryoichi. *Works of Ryoichi Kataoka Vol.7*. Tokyo: Chuokoron Press, 1979.]
- 菊地弘：「芥川文学作家論事典 自然主義」，『芥川龍之介必携』，三好行雄編。東京：学燈社，1981年。
- [Kikuchi, Hiroshi. “Naturalism.” *A Manual of Ryunosuke Akutagawa*, edited by Yukio Miyoshi. Tokyo: Gakutosha Publishing, 1981.]
- 正宗白鳥：「芥川氏の文学を評す」，『芥川追想』，石割透編。東京：岩波書店，2017年。
- [Masamune, Hakucho, “Review of Akutagawa’s Literature.” *A Memorial for Akutagawa*, edited by Toru Ishiwari.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2017.]
- ：『正宗白鳥集』。東京：筑摩書房，1955年。
- [—, *Works of Hakucho Masamune*. Tokyo: Chikumashobo Publishing, 1955.]
- 松本常彦：「芥川龍之介と弱者の問題」，『芥川龍之介を読む』，佐藤泰正編。東京：笠間書院，2003年。
- [Matsumoto, Tsunehiko. “Ryunosuke Akutagawa and the Problem of the Weak.” *Reading Ryunosuke Akutagawa*, edited by Yasumasa Sato. Tokyo: Kasamashoin Publishing, 2003.]
- 森鷗外：『森鷗外集（一）』。東京：筑摩書房，1979年。
- [Mori, Ogai. *Works of Ogai Mori Vol.1*. Tokyo: Chikumashobo Publishing, 1979.]
- 永平和雄：「日本における自然主義」，『自然主義・リアリズム』，松岡達也等著。京都：三一書房，1957年。
- [Nagahira, Kazuo. “Naturalism in Japan.” *Naturalism and Realism*, Tatsuya Matsuoka et al.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0.

Kyoto: San-ichi Publishing, 195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关口安义：『芥川龍之介とその時代』。東京：筑摩書房，1999 年。

[Sekiguchi, Yasuyoshi. *Ryunosuke Akutagawa and His TIME*. Tokyo: Chikumashobo Publishing, 1999.]

岛村抱月：『抱月全集』第二卷。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 年。

[Shimamura, Hogetsu. *Complete Works of Hogetsu* Vol.2. Tokyo: Nihontoshu Center, 1979.]

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義論』。東京：八木書店，1970 年。

[Soma, Tsuneo. *Naturalism in Japan*. Tokyo: Yagisyoten Company, 1970.]

吉田精一：『自然主義の研究』。東京：東京堂，1955-1958 年。

[Yoshida, Seiichi. *A study of Naturalism*. Tokyo: Tokyodo Publishing house, 1955-1958.]